

报告文学

荞麦河 在这里拐了个弯

■ 吴孔文 袁野(六安)

在大山里，湾既是指河流的转弯处，也经常被当作村庄的名字。例如傅湾、舒湾、张湾、陈湾，分别对应地理上的一座座村庄。金寨的大湾也有此意。

荞麦河在这里拐了个弯。

过去日子穷苦，能帮助填饱肚子的东西都有“神性”，我相信，大湾村的祖先也是借这个名字对家门口的河流表示尊重。河流弯曲处的人家，背山面水，黛瓦白墙，田园菜畦，鸡鸣犬吠。

中国现代化的进程，过了一山又一山，也过了一湾又一湾。没有一种风比春风更令人陶醉了，它一寸一寸地吹透了荞麦河畔的大湾村。

哥忙得像个传说

70多岁的陈泽申大哥依然像只蜜蜂，忙来忙去“酿造”自家日子。见面、握手，看他表情，估计又忘记我是谁了。

“是我啊，一百斤树可烧十五斤炭的那位！记起来了？”听到这句话，陈泽申的嘴巴一下子咧开了，拉着我的手，握了又握。

记不清跟陈大哥是第几次见面了。这个大忙人，每次见面都不好意思占用他太多时间。我们一谈，就谈过去的苦，更谈当下的甜。

大哥虽比我年纪大，但他干的许多活计我都会：板栗嫁接、筑窑烧炭、天麻种植、采挖草药以及耕、犁、耙、炒、春、筛，农民在农活方面最好没有短板，否则会受到太多掣肘。

相同的经历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一次跟大哥



谈及烧炭窑，我说：“当年一百斤炭能烧十五斤木炭。”大哥听了竖起大拇指：“厉害啊，比我还懂农村！”

十年前的湾，苦与累、悲与愁、困与难裹挟着人，谁都活得皱巴巴的。大哥与其他村民一样，起早贪黑，黄汗淌、黑汗流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脸上挂着霜雪。2016年后，一年一个变化，用大家的话说，做了十辈子的梦，也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！

日子苦时，大哥忙，忙收割、忙摘茶、忙挖药、忙喂猪；日子好了，大哥依然在忙，忙小店、忙工厂、忙接待、忙赴宴。我劝大哥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，大哥却说：“现在住的是别墅一样的新农房，吃的是有机食品，口袋鼓鼓的，遇到啥事都不怕，越忙越有底气！不似原来，原来……”大哥不再说了，摇摇头，又摇摇头。

“大哥，你是属蜜蜂的，真闲不住！”我夸赞他。

大哥听罢点头：“我是蜜蜂，你是秘书，咱俩都得多采蜜！”

我听罢一乐。不过，好日子是靠干出来的！春风吹面，暖气袭身的日子，听了这话，身边的空气都溢出一丝丝甜味来。

笑要笑出眼泪，也是高兴的

山高临河，大湾的早晨总是湿漉漉的。何恩启大姐从菜地回来，裤脚被露水溅湿了。胳膊上的篮子里，是青徐徐的菜苔，闻一闻，带着泥土的香味。

菜苔剁碎后，拌上糠皮放进食槽里。何大姐一声呼唤，“走地鸡”蜂拥而来，争相啄食。

“养这么多鸡，鸡蛋、鸡肉应是不缺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鸡蛋吃得少，鸡肉不敢碰，血压高。”大姐笑眯眯地说，又微微吸口气。

“以前有苦是硬咽，现在有福就不享！”她说：“从前鸡养得少，鸡蛋都舍不得吃！有次贫血，头晕得不行，郎中开了半只人参，让杀只鸡炖人参补一补，鸡抱在怀里半天，还是放了，人参也还给郎中了。”

“鸡屁股是油盐罐嘛，那哪舍得丢，对吧？”大姐听了，呵呵大笑。

我跟大姐说：“血压高没大事，别太累，别重油重盐，鸡肉可以吃一点。”

“吃啥？消化不了！原来吃饭用海碗，后来用中碗，现在这么多好吃的，碗只有这么大哦，你说气人不？”大姐说着，用手比划一小圈。

“螺蛳壳般大？”

“哈哈，螺蛳壳？对，螺蛳壳！”大姐边笑边用手抹眼泪，“大兄弟，跟你拉呱真笑人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！”

风吹村边的山林哗啦啦响，毛色鲜亮的走地鸡，在日影下“咯咯咯”闹成一团。亲爱的大姐，如果觉得开心你就笑吧，笑出皱纹，也是健康的！笑出眼泪，也是高兴的！

“肥漂”肥了

漂在北京叫“北漂”，漂在合肥叫“肥漂”。汪建曾经是“肥漂”，现在回到村里建了一座“和坪山庄”，当了“庄主”。

他是1984年生人，小我十几岁，论年龄，该喊我叔叔了。见了面，他称我“老师”，我叫他“庄主”。

每次去大湾，我都喜欢住在汪建的山庄里。吃住都不贵，平日138元/晚，旺季最高158元/晚，旺季天天满房，需提前预约；吃的大都是土菜，山珍野蔬，别有风味。

这个四十出头的人，浓眉、大眼、亮嗓门，一身雄风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虽是老板，带头干活。招的几个帮工都是当地的，相互间对话时语速飞快，还夹杂着许多土语。

庄主的话题始终离不开自己的家乡：花羊石，大脚印，奶奶庙，古柳疙瘩，雷击不孝子，吕洞宾戏白牡丹……游客们被他说得五迷三道，大家都喜欢听。

住进山庄的游客，很多来自沪苏浙。庄主科学组合了5条微旅游线路，提供5天4夜“吃住游”一站式服务，自己兼任导游与司机。有游客告诉我，去新疆，他们去找尤努斯·司马义；来大湾，他们就找庄主。

“赚钱归赚钱，人心暖人心，有时觉得他们真的像远方的亲人。有几次送别游客时，突然就舍不得他们走，独自开车回来，一路流泪。”庄主说。

庄主很忙，能静下心来陪我说话的机会不多。有次聊天时，庄主静静地说：“我就害怕闲下来，闲下来会想老婆孩子。”他的孩子在合肥读书，妻子陪读。他在合肥也有家。

这是新生代的大湾人，享受着大城市的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，但也没离开故土，在山中开疆拓土、开基立业，为村庄，也为自己，写下新故事。

“这几年，收入不错吧？”我还是问了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的问题。

“挣了点小钱，够吃了。”庄主神秘地笑笑，答案未出乎我的意料。

“别想瞒我，你曾经的‘肥漂’，如今是真‘肥’了。”这话没被我说出口——想见人待见，别人不愿触及的话题，还是少说为佳，心中有数就是了。

大湾村紧邻着马鬃岭，一到节假日

日游人如织，过去无人问津的小村，如今拥有68家农家乐、民宿，还有了携程农庄这样的“外来和尚”。村干部说，去年来村里玩的游客超过75万人次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9600万元。

农事、农活、农村，曾是劳碌、辛苦的代名词，如今成为游客们心中的桃花源和时尚的体验地，一天天被市场和产业加速“变现”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

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

散步时，又接到老同事朱先富转发的订餐短信。这个老朱，今晚又想破费了。

老朱是个能干的人，早年在单位上班。下海风潮正盛时，他主动辞职，包山场，办公司，建企业，腰包鼓了。苟富贵，不相忘，时不时出面揽局，跟几个老同事叙叙话，打几圈掼蛋。

2023年，老朱投资400余万元，在大湾村建立特色农产品加工、展销与体验中心，不仅线上线下销售当地农产品，还为游客提供快餐式的餐饮服务，每月接待游客5000人次左右。

“真没想到这小山村，市场会这么大！”“一天吃饭时，提及大湾村农产品体验中心，老朱感慨。边说，他边伸出右手，叉开五指，快速摆转：“一天能挣这么多啊！”

到底是多少？我们几个朋友没搞懂。老朱性格豪爽，饭桌上，听他天南海北地神侃是享受。广东的果鱼塘、内蒙古的风电项目、宁夏的枸杞产业、新疆的沙漠水稻，但最终的落脚点永远是大湾，话题会回到大湾的种植结构调整、农产品加工与销售、旅游与农业结合上打转。

他连比带画，滔滔不绝，常陶醉在自己的语境里不能自拔。

这个农民情结很重的人，用保护价收购父老乡亲们的产品，让大家放心种。当农户遇到困难时，还会免费提供种苗。他企业里的工人大都来自当地。

对大湾来说，老朱是外来户，也是自家人。在老朱这样的“新”大湾人带动下，全村产业发展飞快，十年前大湾人自己都不知道这穷山沟里除了茶叶还能长什么。如今茶园拓展到了5000亩，园区修建了健身步道、研学基地，更令人高兴的是，如今这里还培育出天麻、灵芝、蜂蜜、玉米等新产业。

“今年全国两会没看，余静书记介绍的大湾村甜蜜四件套，里面的小香薯就是我家的。”一番夸耀，老朱越来越意气风发。我们放下筷子，都说“真厉害”，祝老朱做大做强再创辉煌，祝大湾农产品畅销神州、走向海外。

艺术改变了他们，他们改变了大湾村

喊葛静“葛大侠”，并非他会降龙十八掌，而是因为他的侠义心肠，能扛事。去大湾，如遇到不顺意的地方，致电他，经常很快能解决问题。

他开民宿、当导游，还有个身份，是“大湾情”艺术团团长。搞文化，作词、演唱、旅游推介，都是葛大侠的拿手功夫。

搞乡土艺术，离不开泥土。葛大侠贴着大湾的山川林茶生活，总结起大湾的发展，头头是道，堪比村干部。除了村里交通、通信、旅游等基础设施的改善，葛大侠眼中，文化的发展以及村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同样重要。原来村民闲时没事干，搓麻将、刷手机，家长里短、流言蜚语、鸡零狗碎的事情一大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看书、学文化、练唱歌、练舞蹈成了新时尚。

遥想大湾村的第一届“春晚”，上台的“演员”不知道什么是道具。而今，能上台的节目都有模有样，葛大侠对此引以为傲。

他带我去拜访一位“春晚”的“演员”，一位摘茶的小媳妇。明白我们的来意后，她放下茶篮，轻轻翘起兰花指，“俺这摘茶的手，上了台，每个动作都要做到位。很多乡亲熟人看着，台下练少了，上台

会丢死人！”我们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王景成也是小剧团的一员。小时候因爱耍“金箍棒”，他被人称为“孙悟空”，有了这个外号，他更加得意，在十里八乡“飞来飞去”。

随着年纪增长，生活的重担让他一天一天沉寂慵懒下来。农活间隙，他有时仰望着深不见底的天空，一言不发，仿佛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。

艺术团成立后，王景成就变了。2020年12月的大湾，北风尖溜溜的，路上满是冰碴子，天还没黑透，王景成饭碗一推，抄起混在农具中的“金箍棒”就去排练。

连续16个晚上，王景成每次排练完回家，都过了半夜两点。他坦言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事情让他这么上心了。

当年村级“春晚”舞台上，“孙悟空”耍猴棍，棍影翻飞炸了场，掌声山呼海啸般。一些不熟悉他的村民说，这是王景成？舞得这么好！平时一起吃饭、干活，他竟还有这个能耐！

如今的王景成，业余时间棍不离手，十里八乡的文艺活动，总少不了他。除了王景成，近几年大湾还涌现出一批文艺创作、二胡演奏、民歌演唱、民间舞蹈等文化人才。曾经里里外外都穷的大湾村，不但物质丰盈了，文化又成了一张亮丽名片。

大湾村的春晚已连续举办了八届，这八年里，“大湾情”艺术团诞生了，“农耕秀”舞蹈节目越来越成熟了，玩“狮子”、划旱船、三句半、丝弦锣鼓等节目都发展起来了。这些节目，由村民创作、村民表演、村民评判、村民共同提升，像山里的涓涓细流、野草野花，在春风旭日里，显得多么精神抖擞。

当年艺术团成立时，有“演员”85人，现在已发展到120人。艺术团的创始人葛静、葛成钰兄妹常感叹，一些在田间地头老实巴交的乡亲们，上了舞台要得生龙活虎，穿了戏装演得惟妙惟肖，演了节目，人也更快活了，艺术改变了他们，他们改变了大湾。他们表演的节目，在网络上已累计吸引120余万人次观看。

庄稼把式变成舞台主角，这种改变，有惊世骇俗的成分，如今看来，又是这么自然、寻常！

精彩的故事仍在路上

荞麦河边的汪氏宗祠，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派建筑，仍在春风里典雅矗立。

1938年6月底，中共安徽省工委从六安迁至金寨，初驻金寨县桃岭乡秦家湾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，8月，随兵站一道迁至荞麦河汪氏宗祠。时任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，组织部长李世农，宣传部长张劲夫，军事部长谭光廷，委员黄岩等曾在荞麦河边举办干部训练班，学习党的建设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

春风年年吹过，大湾村这片红色的土地，见证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，见证了巩固拓展的接续前行。2016年，大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8户63人，村集体收入6.21万元，人均可支配收入4575元；2025年，村集体收入370万元，人均可支配收入2.3万元。茶叶种植、生态养殖、光伏发电、农文旅融合……贫困不是宿命，美好成于实干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，父老乡亲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

在村里“追梦路上的大湾村”展厅，每天前来研学的人络绎不绝。对广大游客来说，大湾之旅既是山水之旅、体验之旅，也是初心之旅、感恩之旅。

近年来，大湾村荣获了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“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”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等多项荣誉。2025年，大湾村再接再厉，又以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通过安徽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验收。

像全国的一个个贫困村一样，那个曾经偏僻落后的大湾，已走入历史深处。

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勤劳的人们用智慧和汗水，铲掉了一处处穷根。

在大湾走访，不时听到普通村民嘴里冒出的一个词：蝶变。生活的变化、村庄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，如今的新农民最有发言权。

村前的荞麦河日夜流淌。如今，村民们喜欢把荞麦河称为“桥边河”。不管是荞麦还是桥边，只要是河，都会冲出拦阻，一路向前；只要是河，都会融入洪流、汇入大海。

大湾村。李博 摄